

一生奉献 诠释忠诚

——记毛主席身边的机要秘书徐业夫

谢明 卢晓虎 姜涛



2018年6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在中办机关处以上干部“七一”党课报告中，给大家讲了一段让他感触比较深的一对老夫妻的故事：

机要局离休干部韩群同志已经95岁了，她参加译电工作的时候，正是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往来的电文特别多，有些电文还是毛主席亲自起草的。机要人员几乎白天黑夜连轴转，没有休息时间，甚至想“如果能睡一天觉，宁可三天不吃饭”。译电更是“一码之差，人头滚滚”，不能有丝毫差错，每一名同志都精神高度紧张，工作压力非常大。就是这样的工作，她一干就是几十年。上世纪80年代，党中央实行退休制，组织上要她办理离休手续，她心里接受不了，多次找组织要求工作，说哪怕扫地都行。当时她觉得自己身体还行，还要继续干革命工作，从没想到退休的事。后来，经过组织解释说明，她服从了安排，在中南海怀仁堂光荣地从丁仲勋同志手里接过了离休干部证。韩群同志的丈夫徐业夫，是毛主席的机要秘书，从陕北起就跟毛主席。由于工作繁忙，一般一个月才回一次家，有时刚到家，电话就来了，又匆匆赶回中南海。他们的三闺女生下来4个月了，徐业夫连一眼都没见过。后来想办法照了一张照片，通过组织送到中南海，他才看到了。这对经历过战火洗礼的革命伉俪，为了党的事业，就是这样一直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人生。

丁薛祥在故事中提到的徐业夫，曾是毛主席身边的一名机要秘书，安徽霍山县人，1916年出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4月不满14岁的徐业夫，参加了霍

山独立团，成为一名红军战士。霍山独立团编入红二十七军前后，一直战斗在大别山。在鄂豫皖根据地四次反“围剿”斗争的战斗中，徐业夫机智勇敢的表现，受到红二十七军七十九师师长徐海东的赏识与厚爱。1932年11月30日，红二十五军在红安县檀树岗重建，徐业夫被时任红二十七军七十九师师长徐海东留在身边工作，任命为机要参谋。1934年11月，由原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八军合编而成的红二十五军，奉命撤出鄂豫皖苏区开始长征。徐业夫随部队参加长征。

1935年9月，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并和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整编为红十五军团。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长征到达陕北，与红二十五军团会合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11月初，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在陕北甘泉县接见了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和政治委员程子华。跟随徐海东前来的徐业夫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1936年，徐海东得知毛泽东身边急需机要人员，便慎重地推荐了徐业夫。当年年底，徐业夫被调到中央军委机要科，从此在机要岗位上干了一干就是38年。

陕北的生活很苦，但是对于参加过长征的徐业夫来说算不得什么。历经枪林弹雨的徐业夫，做事雷厉风行，遇事机智果敢，为人忠诚可靠，工作兢兢业业，对各项工作任务，都一丝不苟、不折不扣地出色完成，深得毛主席信任。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徐业夫一生真实写照，特别是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后，他深知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放松和懈怠，就连和妻子韩群结婚，经组织批准短暂的3天假期里，也没有忘记工作。他知道自己从事的工作看似普通，实则关系党和国家的安全、利益乃至前途命运。徐业夫常说：机要工作人员就是要严守党的机密，耐得住寂寞，甘当无名英雄。既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党的工作。

徐业夫自1930年参加红军到1974年病逝，经历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和发展。从延安时期，到后来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他几十年如一日，紧随毛泽东南征北战，深得毛泽东倚重。

毛泽东历来注重调查研究，不仅经常深入到全国各地视察，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而且还多次组织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农

村搞调查工作。徐业夫曾两次被毛泽东主席安排回乡，调查农村副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情况。

1953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局之年，被誉为“新中国第一坝”的佛子岭水库正在兴建中。为了解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情况，广泛收集基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1953年10月，受毛泽东主席嘱托，徐业夫回到阔别20多年的家乡霍山县，考察老区人民生活生产情况。他深入到佛子岭水库建设工地，向工人、技术人员详细了解工程进展和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保障供给情况。在佛子岭区委，他向陪同调研的霍山县基层干部，详细了解当地群众成立互助组后的生产生活情况，并深入大林社互助组调研。徐业夫回到北京后，把在家乡的所见所闻，写成调研报告呈送毛泽东主席。1955年，毛泽东主席在《大社的优越性》的按语中，肯定了霍山大林社的好做法、好经验。

1963年3月，徐业夫再次受毛泽东主席指派，第二次回家乡霍山县调研，重点了解三年困难时期，老区人民生活状况和农业生产恢复情况。回乡后，他不任招待所、不吃公家食堂、不让人地方陪同，吃住都在兄弟的家中。他走村入户、田间地头，从穿衣吃饭到春耕播种，都细心询问、认真记录，并鼓励家乡群众重整旗鼓，重新起航，满腔热忱地把党中央的温暖送到老区人民的心中。

因长期高负荷工作，徐业夫积劳成疾，罹患癌症，随着病情加重，不能再继续工作了。住院前他将病情报告了毛泽东主席。主席非常关心，对他说：“你到医院安心治病，病好后还回到我这里工作！”可是，终究没能再回到他挚爱的工作岗位，于1974年病逝。当主席得知他去世后，心情沉痛，难过得流下了眼泪。《人民日报》1974年6月13日刊登了徐业夫逝世的消息。

徐业夫同志是优秀共产党员、机要战线上的优秀干部。他的革命生涯，没有豪言壮语，从不炫耀自己的身份。他把对党和毛泽东无限忠诚、对国家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工作担当尽责、对家乡和亲人的真挚情谊，全部都体现在无私奉献、默默付出和点点滴滴的行动之中，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党的机要事业。



早春二月，万物苏醒，充满着希望。六安山川秀美，人杰地灵，历史久远，文化厚重。别有洞天的景点很多，别样风味的土菜很多，别饶风致的故事很多，但我觉得最别有深意的当属霍山县诸佛庵仙人冲：至少六个字中有供人膜拜的佛，有可供静心修炼的庵，有长生不老的仙，有芸芸众生的生灵，有蕴藉文化的冲击平原，物质的条件，内心的修炼，精神的家园，全有啦，而且互为因果，互为条件，有那么一种只可意会别人听起来不相信反正我是信了的内在逻辑。

春寒料峭，沿着坦途，迎着朝阳，九点多一点，便来到仙人冲，远远看见墙壁上是一幅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和动物画。春节刚过，幸福吉祥写在每个人的脸上，藏都藏不住。放眼望去，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有几注精致的菜园地；三三两两的土山鸡个个毛顺冠红悠闲地刨着食儿；路边的玉兰亭亭玉立，含苞欲放；沟渠里清澈的流水，淙淙地跳跃着、欢唱着。

一颗炮弹模型醒目地矗立在东南那几栋平房围成的院内小广场上，平房的墙体画着并肩站立的工农兵、火炬以及“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字样，很显然是后来建的，像是一个小型纪念馆。渠北是一排排灰瓦房，我知道这里就是曾经创造无数辉煌、令多少人心驰神往的三线厂之一——皖西机械厂，一个备战备荒年代建设起来的专门生产炮弹的军工厂。

和平年代，建设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走出大山，对外开放，既是自身强身健体、飞得更高更远的需要，更是时代的需要。屋前的雪松树，青翠欲滴，高大挺拔，似乎在向我诉说着一个个昨天的故事，一个个曾经的辉煌。我的耳畔似乎响起飞速旋转的隆隆机器声，朝气蓬勃的工人欢笑声，振奋人心的革命歌曲声，还有穿过厂区那条欢快跳跃的溪水叮咚声；机床旁边浑身油污的工人，篮球场上挥汗如雨的球员，会议室内鼓舞斗志的厂长，俱乐部里自导自演的文艺节目……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劳动者，一个热火朝天的场景，一幅只争朝夕战天斗地的画面，一段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我真的很羡慕，真的很向往，羡慕他们的单纯，向往他们的激情，敬佩他们的奉献，更崇敬他们的无怨无悔。可无论我怎样从心底里呐喊和深情挽留，都已是遥不可及的时空隧道里的回音，因为在我心里，他们已经是镌刻在星河灿烂的历史天空里的一座丰碑。

前些年，军地协调，利用空置的厂房、宿舍，打造成现在的画家村，以利于吸引更多的人回望这段历史，汲取时代的精华。或是想永远保存这样的遗址，因为遗址是一种文化，承载着一段历史。它记载着三线人的奋斗轨迹，一代人的青春万岁。它昭示后人，天下国家，本同一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先辈们的奋斗是为了今天我们的幸



福，我们不可以数典忘祖。

画家村全称是“大别山仙人冲画家村”，村名题字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先生题写。画家村规模不小，各具特色、大小不一的书画艺术工作室琳琅满目，像珍珠一样没有规律地散落在各处。我特别留意各个工作室的装修，但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没有装修。略加思索，我便认同这样一种风格：不修边幅，长发飘逸，胡子拉碴，十足的艺术家居风格，实乃室如其人。艺术家追求的是一种原生态的自然美，如果像家居办公一样的豪华装修，原始的朴真被伪装隐藏，不是他们的风格，而且那样也会制约他们审美思绪的自由发挥，也限制了他们无限的想象空间。就像一篇好的作品，看起来像乱石铺街，仔细读起来却是一篇锦绣文章。

这个叫ART潜——国画创作沙龙的，院落极具特色，枝蔓盘绕，造型独特，要是迟来几天，青枝绿叶更漂亮，我虽然不懂画木，但屋山墙上这幅画像极了梵高的代表作自画像；如此的画室很多，如王钟鸣国画工作室、李建华油画工作室、徐守刚油画工作室、胡胜西画工作室，还有陆静波、金进国，等等，连同景富雕塑工作室，足足有50多位省内外比较知名的书画家雕塑家在这里开设书画雕塑工作室，创作、写生、讲学、培训、研讨；也有阜阳师范大学等省内高校在这里设有研学基地，开展教学实践活动；还有正在筹建的敦煌美术院仙人冲分院筹备处；王甫涛饶国明书法工作室，不愧是书法家，瞧这春联写的：华夏腾龙祖国万年青，春色满园山河披锦绣，横批是“锦绣诗书”，标准的柳体行草。

如果说林林总总的画室是散落的一地珍珠，那么这个叫宽街的艺术街区则是一枚王冠上耀眼的宝石。来到街区门前，“入门一步，且忘江湖”的提示吸引了我。走进“南北美术馆”。一间堆满各种书画用品作品的书画室内，一位颇具仙风道骨风范的耄耋老者正在笔走龙蛇，一位书卷气很浓的年轻人在旁边“力士脱靴贵妃研墨”。我情不自禁拍案叫好。通过请教交谈，方知老者是闻名遐迩的诗人书法家何云浩老先生，字松泉，别号鹭

石斋主。何老先生无论诗词还是书法，均有建树，造诣很高。为表达心怀敬意，我不知深浅，班门弄斧即兴做了一首打油诗《寻仙》：何处云飞浩入怀，诗书醉人仙花开。江湖曲径多少客，一泓松泉穿林来。刚好将老先生名和字嵌入。本是献丑，想不到何老先生欣然赐笔将这首打油诗书写出来，并赐墨宝《雅缘》一幅，附诗一首：癸卯元春日，晴和朗朗天，仙冲与君识，一笑结深缘。大师就是大师，毫不吝啬。

那位“力士贵妃”的年轻人姓沈，竟然是南北美术馆馆长，美术馆就是他和他的老师——省内外盛名的胡一眼——阜阳师大胡颖州教授共同创建的。沈馆长说，宽街只是虚拟，宽街很窄，但心宽则街宽。宽街的规划实际上是一个以美术馆为灵魂的集吃住游、书画藏、展研训于一体的艺术综合体，规划有南北美术馆、战狼军事拓展基地、艺术露营地三大板块，以及大店和艺术餐厅。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仙人冲画家村俨然逐渐形成一个以书画艺术为灵魂的艺术生态体。一些餐饮、娱乐、旅游、休闲等业态正在悄然兴起。月亮音乐吧！诗意很浓，艺术味更浓。“三线人之家”亦艺亦商，还有歌溪民宿、留仙阁、“祥云寨”……

离开仙人冲的时候，我猛然发现路边一幅巨大的头像雕塑画。才疏识浅，我一时想不起头像的主人，请教沈馆长才知道是徐悲鸿唯一在世的弟子——百岁大画家李宽明，是沈馆长的老师的老师，算起来，沈馆长应该是徐悲鸿的重弟子了。大师头像下的附语：您来过画家村吗？

仙人冲寻仙

江为良

牢记强军目标 献身强军实践



皖西日报社 宣